

JINSHA ANCIENT SCROLLS

历史真假难辨，真相隐藏在时光背面

金沙古卷

古蜀蛇神

鱼高象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沙古卷

JINSHA ANCIENT
SCROLLS

III 古蜀蛇神

鱼离泉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沙古卷·古蜀蛇神 / 鱼离泉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39-4809-2

I. ①金… II. ①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135 号

责任编辑: 瞿昌林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金沙古卷·古蜀蛇神

鱼离泉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370 千字

印张 20.5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809-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 敌友难辨 | · 001 |
| 第二章 | 青铜箱子 | · 012 |
| 第三章 | 鬼影重现 | · 023 |
| 第四章 | 象牙盒的秘密 | · 035 |
| 第五章 | 测试者 | · 048 |
| 第六章 | 异蛇 | · 059 |
| 第七章 | 五妇岭 | · 071 |
| 第八章 | 腹中人 | · 083 |
| 第九章 | 食物链 | · 095 |
| 第十章 | 太岁王 | · 107 |
| 第十一章 | 石像 | · 119 |
| 第十二章 | 巨骸骨 | · 131 |

第十三章	鳖灵童尸	· 142
第十四章	复生	· 153
第十五章	三个核桃	· 164
第十六章	宝敦童祭	· 177
第十七章	黑竹沟	· 190
第十八章	石门关	· 204
第十九章	野人	· 214
第二十章	雾起	· 224
第二十一章	世界暗面	· 238
第二十二章	雾傀儡	· 250
第二十三章	鬼蛇	· 260
第二十四章	蛇神殿	· 272
第二十五章	六方铜棺	· 284
第二十六章	蛇侍之谜	· 296
第二十七章	烛龙	· 308
后 记		· 324

从丛帝墓深处的青铜之城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

和敖雨泽认识不过短短的几个月，这女人大部分时候对我也是凶巴巴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有一天她处于连植物人都不如的封印状态时，我却比谁都要难过。

我不时会回想起我和敖雨泽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开始遭遇戈基人袭击的鬼影事件，我们第一次相见，到共同经历废弃精神病医院底下五神地宫的冒险，一起击杀余叔所豢养的巴蛇神复制体，再到长寿村雷鸣谷的艰难险阻以及丛帝墓、青铜之城中的生死相随。

这些经历都透着惊心动魄的危险，只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身亡，但只要敖雨泽在，这些危险似乎也不算什么了。这个六七岁时就成为孤儿并坚强得要命的女人，完全不会顾忌她身边同伴的自尊，无论有什么危险都会冲在最前面，用单薄的肩膀扛起所有的重担。

而我，虽然身体里流着传说中的金沙血脉，在一些特定的时刻也能起到一些作用，可在整个团队中的重要性，比起敖雨泽来还是远远不如的。

更不要说敖雨泽一手将我从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带入到一个虽危险却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走上这条险路的导师。

危险有时候也是会上瘾的，经历了这一切的我就算想回到之前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也还是会觉得难受。对我而言，这个充斥着神秘事件的新世界，如同哈利·波特第一次知道这世上竟然真的有魔法学校存在一样，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现在，她被封印在无比神秘的时光之沙当中。按照肖蝶的说法，这种时光之沙是世界的错误冗余溢出的某种特殊能量具现化形成的晶体，甚至能够冻结被封印区域的时间，因此才能让本来重伤垂死的敖雨泽一直保持着被封印那一刻

的状态，不生不死。

可凡事有利就有弊，在缺乏某种机缘的情况下，晶体外的人也完全无法通过外力来解开这该死的封印。

那是源自世界本源的力量，涉及最基本的时间和空间的某些法则，是人类目前科学认知的一个盲区，即便是掌握了最先进时空理论的顶级物理学家，面对这样的力量恐怕也完全束手无策。

不过，我深信，就算从现代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时光之沙的封印几乎是无解的，可在神秘无比的古蜀文明中，一定有解救的方法。

毕竟，时光之沙的出现，和古蜀王室有着莫大的关系。用俗话说来说，那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开始疯了一样收集各种关于古蜀时期的资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铁幕对于我希望获得更多关于金沙王朝隐秘的要求却一直保持沉默，而缺少了敖雨泽这个桥梁，我的存在对铁幕来说似乎可有可无。

我不得不成天泡在图书馆查找文献，晚上回去后更是在网上不停搜索各种似是而非的和古蜀有关系的文章乃至小道消息。

我敢打赌，就算是高考前夕，我也从未如此认真过。不管是为了拯救自己的队友还是去救心爱的姑娘，都容不得我有半点放松，这对我来说是远比高考还要重要的事情。

大半个月很快过去，因为长期泡在资料中，饮食不规律不说，睡眠更是严重不足。这天我在图书馆查阅一本已经很有些年头的《华阳县志》，直到图书馆管理员来催我要关门，我才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突如其来的动作，因长时间保持坐姿而让大脑有些缺血，我感觉脑袋晕了一下，随后朝旁边摔倒。在图书管理员的惊呼声中，我的脑袋撞到了桌子的一角，突如其来的疼痛过后，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起来。

我强忍着脑袋传来的疼痛，用手支撑着身体勉强坐了起来。身体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是蒙的，感觉头上似乎湿漉漉的，用另一只手一摸，滑腻腻的都是血。

我心中微沉，我不怕流血，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在图书馆这样的公共区域引来大量虫子，就有些麻烦了。当年旺达释比施加在我身上的封印，经不起时间的流逝，早已经弱化了，而我身上的金沙血脉依然有吸引虫子的可能，只是远没有我十二岁那年那样夸张而已。

我有些艰难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周围的环境似乎在渐渐远离淡化，所有的书籍都化为碎屑被卷入一个看不见的黑洞，甚至连图书管理员的声音也只剩下遥远而细微的嗡鸣。

接着一个婀娜的身影出现在远方，这身影熟悉又陌生，一会儿变成敖雨泽，

一会儿似乎又变成了小叶子叶凌菲，但在下个瞬间，竟然变成了曾背叛过我们的肖蝶。

在这身影背后的灰色雾霾中，一条巨大的蛇类虚影若隐若现。几乎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巨口就悬浮在女人身影的上方，似乎随时都能将看不清面貌的女人一口吞噬。

我使劲甩了甩脑袋，想要将这幻觉赶出脑子去，却怎么都做不到，耳边反而传来各种如同梦呓般的呢喃。

这呢喃越来越急促，一个字也听不清楚，就像是有人在低沉地念诵着某种听不懂的咒语，又像是某种类似向神灵祈祷般的祭文，透着苍茫和神秘。

我感觉脑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不过这一次不是后脑受伤的部位，而是脑袋深处，就像在脑子里，正有千千万万条小虫在啃咬着我的脑髓一样。

我想要大声地呼喊，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连恐惧都感觉麻木了，一直在我喉头滚动着的叫喊声才终于发了出来。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浑身上下都冷汗淋漓，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医生的身影，而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性感的女人背影。这个背影和先前幻觉中的背影渐渐重合，最后定格在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个女人的印象上。

我颤抖着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脑袋上正缠着纱布，不过血应该已经止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惹来什么古怪的虫子。

似乎我醒来后发出的大声吼叫也让陷入沉思状态的女人惊醒，婀娜的背影缓缓转过身来。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离我不远的女人，眼中渐渐被怒意所占据，最后强压下这股怒气，冷冷地说：“果然是你，肖蝶！”

是的，这个站在我所躺着的病床前不远处的女人，赫然就是曾背叛了铁幕和敖雨泽的肖蝶，也是先前在图书馆的时候，我昏过去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影。

在丛帝墓的时候，正是因为她和真相派的人合作，才最终让我们获取金沙古卷上卷的计划功败垂成。即便我们最终也实现了救出小叶子的目的，可是失去的却是敖雨泽和旺达释比这两个人，明家雇佣的佣兵队伍也几乎死伤殆尽，可以说是完全得不偿失。

如果不是肖蝶出卖我们的话，真相派的人根本没那么容易找到我和敖雨泽所在的队伍，甚至连旺达释比本身，也是被肖蝶所伤才掉下悬崖生死不明的。

可以说，比起真相派的小王和老K等人来，我心中更恨的，就是眼前这个貌若天仙，但心如蛇蝎的女人。

我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说：“想不到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就不怕我会杀了你为雨泽报仇？”

“你当然不会。”肖蝶淡淡地说，“毕竟敖雨泽和你姐姐都在我们手上。”

想起被封印在淡金色的如同琥珀一般的晶体中的敖雨泽，还有以培训之名被

软禁的姐姐，我感觉心中一滞，那股愤怒更加强烈了，却一时间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口子，憋得人万分难受。

真相派的人，做事果然完全不择手段，就是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长生，抑或是统治这个世界？似乎有点像，但又似乎远不止这样。

“我留给你的信，你看到了？”肖蝶轻声说道。

我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只是警惕地盯着她。

肖蝶笑了笑，尽显妩媚，可是在我眼中却没有半分吸引力。

“想不到你会在图书馆因为查阅资料晕过去。不过你想过没有，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找到和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有关的隐秘资料？”肖蝶说道。

“用不着你假惺惺扮好人。”我冷冷地回答。

“我是不是好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拯救敖雨泽这一点上，我们暂时有着共同的话语。”

“你会这么好心？”我心中警兆大作，面对肖蝶这样的百变特工，如果猜不透她的想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她说的什么都不要去相信。

“当然不会。青铜之城中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虽然那之前我们也曾想过直接干掉你们，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肖蝶微微皱眉说道。

“哦？你以为这样说我就会信你？”

“我们愿意表达一点善意，很快你就能和你姐姐团聚了，并且我们可以保证，今后绝对不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她以及你的其他家人。”肖蝶抛出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条件，噎得我连反对的意见都提不出来。

“这么说，我们是否有了继续谈下去的基础？”肖蝶笑着问。

我勉强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说：“如果你们真的肯放过我姐姐，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谈一谈。不过我依然觉得，连你们真相派这么大的组织都搞不定的事情，我一个不过是身负古怪血脉的普通人，也不一定帮上忙。”

肖蝶淡淡地说：“杜小康，你太小看自己了，也太小看金沙血脉的真正力量了。当然，我也承认，之前我们也小看了金沙血脉的力量，才决定在丛帝墓的时候不顾你们的死活。不过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

我心中一沉，到底是什么事情，竟然能让三大神秘组织之一的真相派也改变了想法？要知道，真相派的实力就算比不上铁幕和JS组织，可也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哪怕是一般的小国家，怕是也没有他们这样强大的隐藏力量。

“我倒是想要听听，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顽固的真相派也得以转变。”我终于被勾起了好奇心，问道。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想你应该听过一个传说，‘五丁开山’。”肖蝶轻声说，神情有些茫然，似乎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会和这个传说扯上关系。

五丁开山，这个传说我当然听说过，说的是战国中后期，秦惠王见古蜀第十二世开明王朝国力衰退，蜀王荒淫无道，便欲伐蜀，但苦于崇山阻隔，无路可通。大约秦惠王深知蜀人有崇信巫术鬼神的传统，于是心生一计，请人凿刻了五头巨大的石牛，并派人在石牛屁股下每天放置一堆黄金，声称这是金牛，能屙黄金，更将这个信息散布到蜀国。贪婪的蜀王听到这个消息，便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马上答应了。

但是石牛很重，如何搬运到千里之遥的蜀国？这却难不倒蜀王，因为当时蜀国有五个力大无比的大力士，叫五丁力士。蜀王就叫他们开山辟路，一直将石牛拖回成都。这就是五丁开山的传说，而这条拖送石牛的道路，就是古金牛道，亦称剑门蜀道。

而今天的成都，六大城区之一就有一个区名叫“金牛区”，正是为了纪念这个传说故事而设立的，占地一百〇八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比一般的三四线城市还大。

这大半个月我查阅了不少和古蜀相关的资料，也绕不开这五丁开山的传说，毕竟这个传说差不多是古蜀国灭亡前夕最后剩下的几个传说之一了。

我心中一动，以肖蝶的智慧，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提起这个传说，很明显，或许五丁开山的传说背后，还另有隐情。

“怎么无缘无故提起这个传说？不过是传说而已，你还真相信五个人的力量，就能开凿出几百里长的金牛道来？”尽管我心中也明白肖蝶不会无的放矢，可出于某种对抗的心理，我还是冷冷地回敬道。

肖蝶并没有生气，或许她这样的特工人员，早已经把自己真正的情绪完全隐藏起来，就算心底再怎么生气，表面上也绝对不会表露出分毫。

“这个传说其实还有后续，想来你也是听说过的。”肖蝶没有理会我话语中的讽刺之意，继续问道。

说起五丁开山的后续，就更具神话色彩了。当时五丁力士带着所谓的金牛回到成都，才发现它们不过是石牛。蜀王方知上当受骗，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托人送信将秦王骂了一通。

秦王听说金牛道已打通，十分高兴，但又忌讳力大无穷的五丁力士，不敢马上进攻。秦王的谋士又生出一计，托人向蜀王讲：金牛这件事是秦国的过错，好在秦国还有五个比金子还珍贵的美女，愿意奉献出来向蜀王赔罪。

这最后一任蜀王本就好色，听了以后，再次叫五丁力士到秦国把五位美女及早接回来。五丁力士带着五位美女回蜀国的路上，经过一个名叫“梓潼”的地方，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中的一位，赶紧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一个劲地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为民除害。但蛇很大，一个人拖不动，于是五个兄弟一起过来。这时蛇头已进入洞内，蛇尾巴正在洞口，于是五丁

力士联合拖住巨蛇的尾巴朝外拽。

不料这巨蛇身子太长，大半身子都陷在山腹内，五丁力士这一用力，只听到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刹那间连同巨蛇和五个美女都被压死，一座大山也化为五座峰岭，也就是后来的五丁山。

传说的最后，秦王听说五丁力士已死，蜀道已通，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大军从金牛道进攻蜀国，很快便消灭了蜀国，把蜀王杀死了。

而整个五丁开山的故事，也就是李白《蜀道难》一诗中“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一句的来历。

“直接说吧，这个传说，和你们改变主意到底有什么关系？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些不耐烦地问。

“很简单，那就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这个传说虽然有着众多谬误之处，但那条挣扎之下能使山崩地裂的巨蛇，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开什么玩笑？身长几百米的巨蛇？光是它的自重就能压得它走不动路了，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你怎么不说它差一步就不是蛇，而是龙了？”我嗤笑道。

不过话音刚落，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恐怖而怪异的形象，那就是人身蛇尾，蛇尾部分还长着十几对如同人手臂般触手的怪物形象，巴蛇神！

“等等，你不会是想说，当年五丁开山传说中的巨蛇，其实和巴蛇神有关吧？”我脑中灵光闪过，说出这句话后，自己也感觉到好笑。我们在五神地宫中遭遇过巴蛇神，虽然仅仅是余叔用古蜀时期的神秘召唤仪式加上某种生物技术复现出来的复制体，真实实力或许不及真正的巴蛇神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怎么都和巴蛇神扯不上关系吧？

“看来你还不笨嘛，不过你怎么就肯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呢？”肖蝶幽幽地说。

我的心一颤，如果说当年五丁力士杀死的巨蛇，就是真正的巴蛇神，那么这样看来五丁力士怕也不是普通人吧？能够杀死神灵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应该是力大无穷那么简单……

“根据我们的分析，秦振豪带出的‘神躯’，很有可能是和巴蛇神有关。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他带走的神躯也不能算是完整的神躯，而仅仅是神躯的一部分，但如果被他找到复活神灵的办法，那么真正的巴蛇神重现人间，也不是不可能……”

“开……开什么玩笑，真正的巴蛇神重现人间——等等，你们真相派不是从来都只顾着自己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要准备拯救人间危难了？”我冷笑道，觉得肖蝶一定还对我隐瞒了什么关键的消息。

“真相派的目的，用不着你来关心，既然我反出铁幕加入真相派，自然是认

同他们的理念。不过这件事和你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还记得上次我在留给你的信中说的话吗？”

“记得，你曾说过要解除时光之沙的封印拯救敖雨泽，需要用被秦振豪带走的神躯之血换给敖雨泽……”我狠狠地盯了肖蝶一眼，如果不是真相派的人，敖雨泽又怎么可能受伤并被时光之沙封印？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说清楚，那就是光是秦振豪带走的那部分神躯其实不够，真正想要解开时光之沙的封印，还需要真正的神灵之血。”

“巴蛇神的血？”我顿时明白过来，问道。

“是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到秦振豪和他带走的神躯。如果秦振豪真的是在进行复活巴蛇神的计划，那么你不仅不能阻止，还必须在他成功的瞬间取得巴蛇神的血液，这样你才有复活敖雨泽的可能。”

“那你到底是帮谁的？怎么看起来你是希望秦振豪复活巴蛇神成功？”我有些疑惑了，警惕地问。

“我帮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复活敖雨泽最好的机会。当然，如果你能找到神躯遗蜕的话，也可以不需要巴蛇神的血液，只是我觉得这个概率比直接获得巴蛇神的血液更小，毕竟，神躯遗蜕形成的条件要苛刻得多。”肖蝶又说出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名词，神躯遗蜕，听上去应该和神躯也有某种关系，只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又需要在哪里才能找到它。

肖蝶很快就离开了，只留下满腹疑问的我。不过或许是我体质特殊的原因，她离开后不久，我就感觉自己被撞伤的脑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准备自己打车回家。

我刚走出医院大门不久，还没有打到车，一辆宝马X6已经停在离我不远处。车窗摇下，驾驶位上露出明智轩那张带着一丝贱笑的脸来，让人既感觉亲切，又恨不得一拳打过去。

“哟，这新造型不错嘛，看来是准备皈依上帝了啊。”明智轩笑嘻嘻地说。

我无从反驳，也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医生是不是故意的，竟然在我脑袋上横竖各缠了一圈纱布，从侧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十”字。

我打开副驾位置的车门，毫不客气地坐上去，用力关上车门后，没好气地说：“少给我贫嘴，先带我去吃点东西，要饿死了。”

“没问题，我已经约了秦峰一起，咱们几兄弟可也有些日子没有聚过了。”明智轩发动汽车，笑着说道。

“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突然想起我晕倒在图书馆后，第一个见到的居然是肖蝶，而肖蝶刚走不久我就遇到了明智轩，似乎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点。

“肖蝶通知我的，不过我说你小子不够意思啊，什么时候和肖蝶搞到一块

了？这样对得起雨泽吗？要知道雨泽至今生死未卜，可全是因为她……”明智轩严肃地说。

“去你的，什么叫‘搞在一起’这么难听！我还想问问，肖蝶为什么会直接通知你？你不会是叛变我们的革命队伍了吧？”我笑骂道。以我对明智轩的了解，自然相信他不可能背叛我们，尤其是他对敖雨泽的关心，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轻易原谅肖蝶。

“肖蝶这女人非常狡猾，我就担心你抵御不住她的糖衣炮弹，所以她一打电话过来，我确认你在这家医院就马上赶过来了。现在看来，这女人是故意这么做，打算挑拨咱们兄弟间的关系，良心大大的坏啊……”明智轩连忙叫起屈来。

“她应该没有这么无聊。不过我也很奇怪，我晕倒在图书馆里，怎么醒来后第一个见到的居然是她。”我沉吟了一下说。

“很简单，因为你对她来说，或许还有利用价值。不要忘记了，秦振豪当时带走了神躯，加上敖雨泽使用了时光之沙，真相派在蚕丛王墓的战略目的达成不到一半，接下来自然需要你的帮助。”

“可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如果说仅仅是金沙血脉的缘故的话，至少这些日子的经历，也让我明白血脉的力量并非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强大。”我苦笑着说。

在青铜之城中的失败，尤其是敖雨泽生死未卜，旺达释比也重伤失踪，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信。

金沙血脉应该就是神血后裔，不过可惜，这血脉的力量并没有完全激发出来。也正因为如此，秦振豪才不择手段也要获得神躯，只有真正的神躯中流淌着的，才是最纯粹的神血。

所以我对于真相派来说，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如果用得上，他们不介意使用一些见不得光的小手段，如果用不上，有机会的话他们或许会顺手将我杀死，如果没有机会，他们甚至不会因为报复的心理而故意另外派人来取我的性命。

虽然和真相派的接触不多，而且真相派的人在我心中的形象也是一直以不择手段著称，可我对他们的行事手段还是多少有了些了解，那就是一切都以他们自身的目的和利益出发，绝对不会因为仇恨之类的情绪做无谓的事情。

肖蝶作为曾经的铁幕正式成员，在铁幕中的地位仅比敖雨泽低上一线。她的反叛对铁幕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和损失，因此肖蝶的公开出现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

可即便如此，她竟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所在的医院，专门等到我醒来，还告知我拯救敖雨泽的办法，这中间怎么想都透着古怪。

依照肖蝶目前的处境，她这样做当然不会是出于之前和敖雨泽的友情，而是站在真相派的角度，或许真的发现了能够利用我的地方，只是她以及真相派到底

有什么打算我现在还一无所知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我稍稍松了一口气。钩心斗角并非是我所擅长的，如果要让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后台，比普通人也强不到哪里去的家伙一直提防着一个庞大组织的暗中窥视，那还真是一件让人头疼无比的事情。

“金沙血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是能带来单纯的力量。”明智轩见我沉默了许久，突然冒出这样一句。

我心中一动。其实真要说起来，我身负的金沙血脉，听起来似乎是和整个金沙王朝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实际上我和身边的这几个人，敖雨泽、秦峰、明智轩、小叶子，似乎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某种和古蜀时期五神所对应的血脉力量，只是他们几人的血脉力量激发的程度还不如我而已。

或许冥冥之中我们几人的相聚，也是有着某种安排，就是不知道这种安排到底是天意，还是存在于某个不可知的存放世界冗余所在意识世界里所谓的“神意”了。

还好今天不算堵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明智轩位于东郊的私人别墅。秦峰已经等待多时。

看着我头上缠着的纱布，秦峰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注意到离他不远的沙发上还安静地坐着一个五官精致的美丽女子——正是我们从秦振豪手里救出来的小叶子，旺达释比的外孙女，叶凌菲。

望着这个儿时的玩伴，我心中有些激动和忐忑。尽管上次在蚕丛王墓的时候就见过她了，可那个时候毕竟情况危急，并没有仔细看清楚，也缺乏交流。

眼前的小叶子早没有了几时的稚嫩和活泼，取而代之的是优雅和娴静，加上略带忧郁的神情和精致得近乎完美的脸庞，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我张了张嘴，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尴尬了几秒钟后才讷讷地说了声：“小叶……叶凌菲，你也在啊。”

“小康哥哥，虽然我们上一次交流已经是十三年前，不过也不用这么生分吧？”叶凌菲嫣然一笑，就像最美的花瞬间绽放，连旁边的明智轩都微微失神。

叶凌菲的美貌程度，在我见过的人中只有敖雨泽能够与之相比，就连肖蝶都差了几分。

只是和敖雨泽冷酷中藏着几分妩媚不同，叶凌菲乍一看似乎仅仅是安静秀气的年轻女子而已，但相处的时间稍长，在不知不觉间会让人感觉越看越顺眼，甚至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我心中暗叹一声，想不到当年的黄毛小丫头，居然也出落得如此动人，哪怕只是浅浅一笑，也让人在惊艳中感觉到心安。

如果，我没有先遇到敖雨泽，而是在长大后先遇到叶凌菲的话，或许一切都一样吧。

只是这世上没有如果，哪怕到现在为止我和敖雨泽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承诺，甚至连告白都没有，但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即便我现在面对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的小叶子也一样。

我稍微定了定心神，对叶凌菲说：“不是生分，只是这么些年没有见，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也是，毕竟年纪不一样了，你要是再喊我‘小叶子’，我反而会打你哦。”叶凌菲突然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对我挥了挥拳头。这似乎更像我记忆中的小叶子应该有的形象。

最初的尴尬过后，很快我就和叶凌菲熟悉起来。不过再提到小时候的事情时，不可避免地谈到旺达释比，叶凌菲刚刚恢复了一点的情绪也因为这个话题而再度低落。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旺达释比的下落，很可能他还被困在青铜之城中，但更大的可能是被真相派的人抓住并秘密带走。

不过无论是秦峰还是明智轩，似乎都对青铜之城有一种本能的畏惧，竟然双双否决了我重回青铜之城的建议，就连本来站在我一边的叶凌菲，最终也犹豫着说：“现在还不能回去青铜之城，那太危险了。”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虽然进入青铜之城的过程艰难无比，甚至其中还有不少巧合的部分，可毕竟经历了一次，第二次前去只要做好准备的话，应该比上次简单一些，为什么眼前的三人竟然都出奇一致地表示反对呢？难道说在我不停查找关于古蜀时期资料的这大半个月里，他们又经历了什么，并且还出于某种原因瞒着我？

叶凌菲静静地看着我，轻轻咬着嘴唇，似乎有什么疑难。我干笑了两声，说道：“如果有苦衷，就不用勉强说了。”

叶凌菲摇摇头，说道：“不是苦衷，而是我来这里之前，见到我二叔公了。”

我心中微动，叶凌菲的二叔公，也就是叶教授，之前我们得到的《金沙古卷》的残页，几乎都交给叶教授在研究。很明显，叶凌菲这次见过叶教授，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我暗骂自己实在太笨，要想知道关于古蜀时期的各种隐秘，这个世界上除了旺达释比之外，恐怕没有人比叶教授更有资格来回答，可我放着古蜀历史方面的大神级学者不去请教，偏要自己一个人逞强去图书馆查资料，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他跟你说了什么？”我很快缓过神来，问叶凌菲。

“二叔公说，我们不应该那么早就进入青铜之城，因为时机没到。而且，我们连打开青铜之城大门的钥匙都没有带上，就算去了，也找不到其中的秘密。”叶凌菲说。

“青铜之城的钥匙？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是啊，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钥匙。”一旁的明智轩挠了挠头说道。

“我想，所谓的钥匙，不一定是一把实体类的像钥匙一样的东西，或许只是一个代称吧？并且这把钥匙能打开的，不仅仅是青铜之城外在的金属大门，还是青铜之城深处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秦峰突然说道。

叶凌菲惊讶地望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我对秦峰说：“你似乎也听说过这玩意儿？是你叔叔曾提到过吗？”

秦峰点头说道：“是的，他曾提到过这把钥匙。不过他也说过，那把钥匙在出土后不久，就落在了某个代号‘571’的研究所手里，而这个571研究所据说背景极为深厚。”

我心中一震。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JS、铁幕、真相派这三个组织，说起力量和势力来，都可以说十分惊人，就连国际上的老牌黑暗组织也不一定能与之相比。

虽然和金沙王朝相关的这三大组织总部都在国外，可在国内的力量也不小。面对这样的组织，要说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忌惮，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JS组织还好说，一直宣称自己掌握着长生的秘密，和全球范围内不少权贵富商都有联系，可是另外两个组织，似乎一直以来只要不做出太过火、影响太恶劣的事情，几个主要的大国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铁幕所扮演的，差不多是类似于清理和消除所有和金沙有关的神秘事件影响的角色，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各个知晓内情的国家对此进行有限度的合作还勉强说得过去。

但真相派的一些极端做法，却是大大触犯忌讳的。他们似乎也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可很明显的是，全世界知道内情的国家，对真相派均似有所顾忌，并没有直接将之清剿。

从这些国家对三大组织近乎默许其存在的表现看，他们对这三个组织存在的意义，以及对于古蜀金沙王朝背后所代表的神秘含义，应该说都是有所了解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能够打开青铜之城深处通往另一个世界大门的钥匙，竟然就直接掌握在某个背景深厚的研究所手中。

第二章

JINSHA ANCIENT SCROLLS

青铜箱子

“国内许多秘密研究所都是以三位数字来命名，钥匙掌握在571研究所手里？那他们对于金沙王朝的了解程度，或许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明智轩喃喃地说。

“或许当年是这样，但是九十年代后期过后，就变了。哪怕是还记得当年事情的人，估计也会觉得那只是一个荒谬的传言而已。”叶凌菲叹了一口气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有些迷惑了，不知道叶凌菲所说的传言，究竟是什么。

“二叔公曾告诉过你们，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父亲曾经从龙门山脉的一座墓穴里带出了一个青铜箱子。”叶凌菲好奇地看了秦峰一眼，似乎没有想到他知道的东西竟然这么多。

我猛然间想起当天和叶教授的对话，那个时候他就提到过曾让叶凌菲患上某种怪病的神秘男子，后来又指引叶凌菲的父亲叶暮然前往当时的墓穴取出这个青铜箱子。现在看来，那个神秘男子自然就是秦振豪，而当年曾被秦振豪带在身边的十岁小男孩，自然是秦峰无疑了。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青铜箱子，就是钥匙？或者换句话说，青铜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打开青铜之城深处大门的钥匙？”我恍然大悟地说。

叶凌菲点点头说：“不仅如此，当年的青铜箱子问世后不久被军用直升机带走，然后直接落到571研究所手里，不管JS组织和铁幕的势力有多大，也不可能从拥有如此深厚背景的研究所手里抢走东西。”

我不得不得高度赞同。国内禁枪几乎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就算铁幕或JS组织能从各个渠道弄到一些武器，甚至火箭筒这样的重型武器，可这些武器弹药面对有着背景的571研究所来说也不算什么。只要571研究所拍出自己的背景来，就算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在国内乱来，因此说起来，这藏着钥匙的青铜箱子应该是十分安全的。